

教宗訪談全文

教宗方濟各與《公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 期刊的主編安東尼奧·斯帕達羅 (Antonio Spadaro) 神父於今年 8 月 19、23 和 29 日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教宗的私人書房進行了 3 次長篇談話，訪談內容在斯帕達羅神父整理完畢後，已於 9 月 19 日由《公教文明》期刊同耶穌會在全球其它 16 份期刊同時公諸於世，其內容近 30 頁。教宗方濟各在訪談中概述自己的容貌，說明他對耶穌會的看法，分析今日教會的角色，指出牧靈行動的當務之急，也回答關於福音宣講的問題。梵蒂岡電臺中文節目部將訪談全文從義大利原文翻譯成中文，逐次在本台網頁刊登。

聖瑪爾大之家，8 月 19 日星期一 9 點 50 分

8 月 19 日星期一，教宗方濟各約我上午 10 點鐘在聖瑪爾大之家見面。我承襲了父親總是需要提前赴約的傳統，先到一步。接待人員將我請到一個小廳坐下。等候時間不長，幾分鐘後我便被請入電梯。我用了兩分鐘的時間迅速回憶了耶穌會幾份期刊的主編們在里斯本會議上大家同時刊登訪問教宗的提議。我同其他主編商討後，擬定了幾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從電梯走出時，看到教宗已經在門前等候我。

走進教宗的房間，他請我在一個沙發上坐下，他自己卻因腰背不便而坐在一把較高的硬背椅子上。房間設備簡樸，寫字臺的空間不大。房間內只擺放必要的傢俱和物品令我印象深刻：書本不多、少量紙張、物件也寥寥無幾，其中有一張聖方濟各的畫像、一尊阿根廷主保盧漢 (Luján) 聖母態像、一個十字苦像和睡眠中的聖若瑟態像，很像我曾在聖米格爾大修院 (Colegio Máximo di San Miguel) 他當院長和省會長時的房間內看到的那尊。貝爾格裡奧的靈修不是由他所稱的“調和的力量”所形成，而是人的面目：基督、聖方濟各、聖若瑟、聖母瑪利亞。

教宗微笑著迎接了我，他的微笑多次傳到世界，開啟人心。我們開始聊許多事，尤其談他在巴西的旅行。教宗視這趟旅行是項確切的恩寵。我問他是否休息好了，他給了我肯定的答覆，說他很好，說世界青年節為他是個“奧秘”。他告訴我他從不習慣向許多人說話：“我能夠逐次注視每個人，同眼前的人直接接觸，不習慣接觸大批的群眾。”我對他說，確實如此，看得出來，而這一點偏偏打動了眾人的心。可以看到，每當教宗身處人群當中時，他的目光其實都是落在單個人身上。然後攝影機放出畫面，使所有人都能看到，就這樣教宗能夠隨意與眼前的人至少可以通過目光保持直接接觸。我覺得他滿意這樣，能夠保持自己，不必改變通常與人溝通的方式，即便眼前有數百萬人，就如在科帕卡巴納 (Copacabana) 海灘所發生的那樣。

在打開答錄機之前，我們也談了其它事。在評論我發表的一篇文章時，教宗告訴我他喜愛的兩位當代法國思想家是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和蜜雪兒·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我也告訴他一些個人的事。教宗同我談了他自己，尤其是他當選教宗的事。他說，當他開始意識到有被選中的危險時，3月13日星期三午餐時他感覺(受到一股深沉和無法解釋的內心平安和慰藉降到自己身上，同時也伴隨著一片黑暗，餘下的一切都是漆黑一團。這種感覺(受)伴隨著他直到當選。

說實在的，我倒願意繼續這樣無拘束地談下去，可是我仍拿起了上面寫著幾個提問的紙張並且打開了答錄機。首先，我以耶穌會士所有期刊全體主編的名義感謝教宗，這些期刊將同時公佈這項訪談。

今年6月14日，教宗在接見《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穌會士們之前，同我談了他接受訪問的巨大困難。他說寧願多想想，也不願在答覆訪問的問題時那樣一氣呵成。他覺得在作了最初答覆之後才想到正確的答案。他告訴我：“當我從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返程中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時，我都不認識自己了。”的確如此，在這篇訪談中教宗能夠多次隨意中斷正在答覆的問題，為上個問題進行補充。同教宗方濟各談話實在是活躍奔放、川流不息的思想河流中遨遊。甚至記筆記我都覺得會打斷這種自然的交談而感到不快。顯然，教宗方濟各更加習慣於交談而非給人講課。

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裡奧是何人？

我的提問已經準備好，但我決定不按照預先擬定的大綱，而問了他一個唐突的問題：

“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裡奧是何人？”教宗靜靜地望著我。我問他這個問題有否不合適……他點頭接受了這個提問，對我說：“我不知道哪個定義更正確……我是個罪人。這個定義更正確。這並非說說而已，做做文章罷了。我是個罪人。”

教宗繼續思索，努力去理解，好像沒有料到這個提問，好像被迫要繼續思考一樣。

“是的，也許我能夠說我有點狡猾，知道怎樣行事，但我也有點單純卻是真的。是這樣的，但最好的概括，就是出自內心和感覺最真實的那個，正是：「我是上主所注視的罪人」。他又重複：「我是被上主所注視的一個」。我的格言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因仁愛而被揀選）令我始終感到為我實在千真萬確。

教宗方濟各的格言取自聖貝達司鐸的講道，他在評論聖瑪竇被揀選的福音事蹟時寫道：

“耶穌看見一個稅吏，於是以喜愛之情注視著他，揀選了他，並對他說：‘跟隨我’。”

教宗繼續說：“我認為拉丁語 miserando 的副動詞無法翻譯成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我喜歡用另一個不存在的副動詞 misericordiendo（正仁愛著）將它譯出。”

教宗方濟各繼續他的反省，並且繞了一個大圈子同我談起我當時並不理解其含義的事情：“我不認識羅馬，知道的事不多。我所認識的有聖母大殿，我常去那裡。”我笑了，對他說：“聖父，我們都非常瞭解這事！”教宗接著說：“那麼，是的，我認識聖母大殿、聖伯多祿大殿…。可是我來羅馬總是住在斯科洛法大街（via della Scrofa）。從那裡我常去法王聖路易堂（La 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我去那裡瞻仰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聖瑪竇蒙召選的油畫。”我開始猜到教宗要向我說什麼了。

「耶穌的那個手指這樣指向瑪竇。這樣指向我，我感覺如此，同瑪竇一樣。」在此教宗讓這幅畫來裁決自己，仿佛領悟到他去尋找的是自己的形象：『打動我的是瑪竇的手勢：他抓起自己的錢，好似說：「不，不是我！不，這些錢是我的！」看，這就是我：「上主用祂的雙眼所注視的罪人。」這就是我對是否接受當選為教宗的問話的答覆。』於是教宗用拉丁語低聲說：“我是個罪人，但我信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限的仁愛和耐心，在補贖的精神下，我接受。”

為何做耶穌會士？

我明白教宗方濟各接受當選的這句答話為他也是一張身份證。沒有別的需要補充了，我繼續問他我已選好的第一個問題：“聖父，是什麼促使您選擇加入耶穌會？耶穌會的哪些方面打動了您？”“我有更高的渴望，但不知道要的是什麼。我已經進入修院。道明會士我喜歡，我有道明會的朋友。可是以後我選擇了我很瞭解的耶穌會，因為那時修院由耶穌會士負責。耶穌會的三件事打動了我：傳教工作、團體和紀律。我對這些感到好奇，因為我生來就不守紀律。可是他們的紀律，安排時間的方式深深打動了我。”“另外，為我實在重要的是團體生活。我常尋找一個團體，看自己不適合做孤零零的司鐸：我需要團體生活。從我住在聖瑪爾大之家這件事上便能懂得我的需要：在選教宗時，我住在抽籤抽到的 207 號房間，我們現在談話的這個房間以前是客房。我選擇住在這裡，住在這 201 號房間，因為我在接收教宗寓所的時候，心中清楚地感到‘不’住在那裡。宗座大樓內的教宗寓所並不豪華，卻古樸雅致，很有品味，並且寬敞，但不豪華。不過，它像個倒立的漏斗，裡邊寬大，入口卻實在太窄小，需要用滴管進入。我不要住在那裡，沒有人我活不了。我需要同別人一起生活。”在教宗談傳教和團體的時候，耶穌會論《傳教的團體》的所有檔都進入我的腦海，我在他的話中找到了答案。

對一名耶穌會士而言，做教宗意味著什麼？

我願意繼續這條脈絡，從他是首位被選為羅馬主教的耶穌會士談起，向他提出一個問題：“您如何解讀您蒙召按照依納爵的靈修為普世教會提供的服務？為一名耶穌會士而言，被選為教宗意味著什麼？依納爵靈修的哪一點幫助您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教宗方濟各答道：“**分辨**”。“**分辨是聖依納爵功夫下得最大的內心修行之一。為他來說，分辨是為更好地認識上主、更貼切地跟隨祂的一件戰鬥武器。**我常被用來描述依納爵這一觀點的格言所打動：“Non coarctari a maximo, sed contineri a minimo divinum est”（不受最寬大的空間限制，卻能被最窄小的空間容納，這是神性）。為治理，為做長上我反復思索了這句話：不受較寬大的空間限制，卻能在較窄小的空間內生存。這個大與小的德行就是寬宏大量，它使我們從我們所在的位置常能觀望遠景。它是懷著向天主和他人敞開的寬闊心胸做每日的小事，是在遠大的視野，天主國度的視野內重視微不足道的小事。”“這句格言為站在正確的位置上去分辨，從天主的角度體驗天主的事，提供了衡量標準。在聖依納爵看來，大原則必須在地點、時間和人的具體環境中體現出來。若望二十三世當他再三重複“Omnia videre, multa dissimulare, pauca corrigere”（看到一切，視而不見許多，糾正少少）這句格言時，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始治理教會，因為他認為儘管看到一切，看到最大的幅度，卻須在不多的事，在最小的幅度上運作。可以有龐大計畫，卻藉著在少量最小的事上運作，就能實現。或者正如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所說的那樣，能使用軟弱的工具，它比強健的工具更有功效。”

“**分辨需要時間。**例如：許多人以為改變和革新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我認為，**為真正、有效的改變奠定基礎總是需要時間，這就是分辨的時間。**有時分辨反而激勵人立即做最初打算以後再做的事，這樣的事近幾個月也發生在我身上。觀望身邊的標記，聆聽所發生的事件，瞭解人，特別是窮人，分辨常是在上主臨在時實現的。我的選擇，即便與生活常態有關的選擇，就如使用不起眼的汽車，都與靈修分辨有密切關聯，讓它符合來自事物、人和閱讀時代標記的需要。在上主內分辨引導我以我的方式進行治理。”“這就是為什麼我不信任突然作出的決定，我總是不信任第一個決定，即倘若我必須作出決定，我所想到的第一件事。一般來說，這常是錯誤的事。我必須等待，作內心評估，爭取必要的時間。**分辨的智慧彌補人生不可避免的曖昧，使人找到更恰當的途徑，所找到的並不常是看上去強而有力的途徑。**”

論耶穌會

可見，教宗的靈修支柱是分辨。他的耶穌會士身份以獨特的方式在這方面表達出來。為此，我問他耶穌會如何能為今日教會提供服務，耶穌會的特色是什麼，以及可能冒的風險。“耶穌會是個處在張力中的團體，它總是徹頭徹尾地處在張力中。耶穌會士是沒有自己的中心的人，耶穌會本身就沒有自己的中心：它的中心是基督和祂的教會。因此，耶穌會若將基督和教會置於中心，它就能為自己生活在邊緣地區找到平衡的兩個基本參照點。相反地，**若過於注意自己，將自己當作牢不可破、裝備完好的結構置於中心，那**

麼就會有感到自信和自滿的危險了。耶穌會必須始終將 ‘Deus semper maior’（天主永遠更大），將尋求天主的光榮作為最重要的事，將吾主基督的真淨配教會和博得我們愛戴的基督君王放在眼前，即使我們是不中用的瓦器，也要將整個人和全部勞苦奉獻給基督。這種張力不斷地將我們從自我提出來。令沒有自己的中心的耶穌會確實強健的，幫助修會更有成效地履行使命的，正是猶如父子和兄弟情誼般的‘訴心’這一管道。”教宗此處所指的是耶穌會會憲的一則特別會規，規定耶穌會士必須向長上“表白他的良心”，即他所生活的內心世界，這樣做便於長上在派遣給一個人使命時能夠更有意識地予以配合。

教宗方濟各接著說：“可是談耶穌會並不容易。你若說得太明確，便有被誤解的危險。談耶穌會只能用敘事的方式，只有藉著敘述，而非哲學或神學上的闡明才能進行分辨，而藉著後兩者只能夠進行討論。討論不是耶穌會的作風，分辨才是，當然，分辨過程預先假定也包括討論的部分。神秘的氣息從不給自己劃定界限，不使思想畫上句號。耶穌會士必須是思想尚未完善、思想敞開的人。耶穌會曾有過思想封閉、僵硬的時期，更注重學問研究和苦行而非神秘學思想，這種病態產生了 Epitome Instituti（耶穌會綱領）。”教宗此處所談的是耶穌會在 20 世紀使用並重新修訂的行為準則，這本簡章被當作會憲的替代品。耶穌會士的培育有一段時期受這本準則的塑造，乃至有些人從未讀過會憲，這個當仁不讓的創會文本。在教宗看來，耶穌會在那段時期，修會規律差點淹沒了修會精神，陷入了詳述和過於闡明神恩的誘惑。

教宗繼續談道：“不，耶穌會士總是不停地思索，以基督為中心，展望必須向前邁進的願景，他的真正力量正在於此。這股力量激勵耶穌會進行研究、創新並慷慨奉獻。可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須在行動中度默觀生活，都須與整個教會密切結合，視教會為‘天主子民’和‘聖潔的母親’，這需要百般謙遜、付出犧牲和有膽量，在不被理解或遭誤解和誹謗的時候尤其如此，但這卻是一種更加結果實的態度。讓我們想想過去因中國禮儀、馬拉巴爾禮儀以及在巴拉主傳教材所引起的緊張情勢，便可見一斑。”“我本人就是近期耶穌會遭遇互不理解和難題的見證人，在這些難題中，包括將服從教宗的‘第四願’給予所有耶穌會士的那段艱困時期。在雅魯培（Arrupe）神父任總會長時期令我感到有把握的正是：他是個祈禱的人，是在祈禱上花費很多時間的人。我記得他在祈禱時就像日本人那樣盤坐在地上。為此，他有一種公正的態度，作出正確的決定。”

“革新神父”伯多祿·法伯爾的典範

談到這裡我問自己，自耶穌會創立至今，在會士當中是否有人對他影響特別大。於是我問教宗，若有的話，他們是誰？為什麼？教宗先為我點出依納爵和方濟各沙勿略，然後詳細談了耶穌會士們雖然知道，但一般來說卻鮮為人知的另一個人物，他是真福伯多祿·

法伯爾（Pierre Favre，1506-1546年），薩沃依人。法伯爾是聖依納爵最早的夥伴之一，甚至二人在索邦（Sorbona）求學時同住一個房間，他是依納爵的第一個室友。住進同一個房間的第三個室友是方濟各沙勿略。法伯爾于1872年9月5日被教宗庇護九世（Pio IX）宣佈為真福，列聖品案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教宗向我提起法伯爾回憶錄的一個版本，是他當省會長時請兩位耶穌會士專家負責編輯的，他們是米格爾·菲奧裡托（Miguel A. Fiorito）和海梅·阿瑪德奧（Jaime H. Amadeo）。教宗特別喜愛的是蜜雪兒·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編輯的版本。於是我問他為何被法伯爾所打動，這個人物的哪些特徵令他印象深刻。

“同所有人交談，即使是最遙遠的人和對手；純樸的熱心，一種也許有些天真，卻能隨叫隨到的態度；注意內心分辨、是個能作重大決定並且能夠這麼溫和、親切的人……。”

在教宗方濟各數說著他所佩服的耶穌會士這些個人特徵的時候，我瞭解到這個人物為他實在是生活的典範。蜜雪兒·塞爾托只稱法伯爾是個“革新的神父”，說在他眼裡，內在經驗、信理表達和結構改革彼此不可分離。

教宗也對耶穌會創始人的真面目作了反思說：“依納爵是個神秘家，不是苦行僧。當我聽到有人說神操只有在靜默中進行才是依納爵神操，這著實令我生氣。其實，完美的依納爵神操也能在日常生活和沒有靜默的情況下進行。強調苦行主義、靜默和作補贖的思潮是對神操的歪曲，它也在耶穌會，特別是西班牙環境中散佈。我則接近神秘學思想，就是路易·拉勒芒（Louis Lallemant）和讓-約瑟夫·蘇林（Jean-Joseph Surin）的思想。法伯爾就是一個神秘家。”

文本源自梵蒂岡廣播電臺網頁